

## 湖南残疾人康复中心教师

## 他们用爱与希望，“牵着蜗牛去散步”

今日女报 /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

每年教师节前后，彭鑫老师都会看到同行在朋友圈晒出学生们送的小礼物，一幅色彩斑斓的画、一个精巧的小手工作品，或写着几句话的小卡片。

今年是彭鑫从事教育工作的第八个年头。虽然她的学生连说出一句“教师节快乐”都很困难，但她同样满足。

彭鑫的工作有些特殊，她是湖南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的一名康复教师。在这里，彭鑫和她的同事们，面对的是听障、智障、孤独症儿童等特殊学生。康复教师有时被称为“无花果”职业——因为这里的孩子进步非常缓慢，教师们哪怕付出十倍的努力，反应在孩子们身上的成果，常常也并不那么显著。

但他们依旧用爱心、耐心、细心和坚忍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对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进行康复训练，努力发展孩子们的潜能，使孩子们增长知识、获得生活技能、增强社会适应能力，成为可以生活自理甚至是对社会有用的人。孩子们的每一个小小进步，比如学会说一个新词语，于康复教师们而言，都是莫大的欣慰。于学生而言，他们亦师亦友，甚至更是家人。

“上帝给我一个任务，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。我不能走太快，蜗牛已经尽力爬，每次只能挪那么一点点。”康复教师们，大多喜欢读作家张文亮的这首《牵一只蜗牛去散步》散文诗。他们告诉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，这些特殊的孩子们，只是走得慢一点而已，只要用心去贴近心，他们也能一步一步慢慢往前走，也能欣赏到沿路别样的风景。

## 从未收到学生教师节祝福的老师

今年的教师节，湖南省妇联主席姜欣来到了湖南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，给康复教师们带来节日的祝福和一个小礼物——每人一朵红色的玫瑰，这个小小的温暖举措，让中心的康复教师们非常感动。

对于在中心康复的大部分孩子来说，他们难以明白“教师节”是什么，更无法说出“教师节快乐”这句话。

在中心工作了8年的彭鑫，是听力语言康复科的康复教师。她向记者回忆起她第一次上课时的窘迫情形。当时，刚刚师范专业毕业的她信心满满，结果，在一群带着助听器的孩子面前，她精心准备的内容全部落空，“孩子们平静得可怕，任凭我口吐莲花，下面根本没有回应”。

现在的彭鑫，已经能独当一面。9月17日上午，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旁观了她给孩子诺诺（化名）做个别

化康复的课程。整堂课里，她的嘴巴几乎没休息过，不停地带读，演示口型，展示发音部位。她尽可能地把脸贴近诺诺，希望他能看清自己发音时舌头的位置和形态。“g、k、h”的发音是听障儿童难以掌握的地方，彭鑫会拉着孩子的手，让诺诺摸一摸发声时肌肉的状态和位置。

个别化康复教学指导康复课程每天可能会有八九节。彭鑫说，有时候一天下来，声音嘶哑，咽喉肿痛是常有的事儿，下班回到家也不愿多说一句话。除了这样的个别化康复教学指导康复课程，正在给6个听障孩子和他们的家长



湖南省妇联主席姜欣（右三）看望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的康复教师。



彭鑫老师（右）正在上课。

上集体康复课的杨纤老师也不轻松。两岁的鹏鹏（化名）因为第一次爸爸陪着上课，哭闹个不停，另一个孩子多多（化名）则很好奇，兴奋地在教室里到处跑。好不容易让孩子平静下来，杨纤才能带着孩子们和家长一起，继续做听力恢复的训练。

教室和走道的墙壁与天花板上，都有吸音装置。杨纤告诉记

者，复杂的背景声比如电视、收音机、过大的空调噪声、临街开窗时的交通噪声都会干扰听障儿童专心地听你讲话，这些吸音装置可以减少噪音，以便孩子能安静地聆听。

彭鑫告诉记者，以前因为医疗条件所限，先天耳聋的孩子，无法接收到言语刺激，最终可能无法说话，也就是民间所说的“十聋九哑”。但目前，只要早发现、早干预，通过助听器、人工耳蜗等医学手段，再辅以为好的康复训练，听障儿童的听力和语言能力可以接近正常人。

## 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康复方案



←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（前排左二）率队参加湖南省代国听力语言康复技能大赛荣获总分第一，团体一等奖。

←孩子们和康复老师在一起的时候，往往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候。

康复中心的四楼，是孤独症康复科。2006年来到中心的罗巧梅老师，是参与组建孤独症康复科的几位“元老”之一。“当时只有5个孩子，3名老师，我一个人带两三个孩子，心里想着应该没问题。”罗巧梅告诉记者。结果，一上午下来，罗巧梅“一个头两个大”，“有个孩子，我一抱他，他就抓扯我的头发和衣服，还有个孩子的大小便完全不能自理，只能穿着纸尿裤”。

在中心工作14年，罗巧梅带过很多的孤独症孩子，“最小的1岁多，最大的7岁。”让她印象最深的一个孩子是

璐璐（化名），来中心做康复时刚刚3岁，“她的父亲在长沙做生意，妈妈有点智障，刚进来的时候，孩子完全不会说话，手紧紧地抓着一本小书，死活不肯松手。”

看到璐璐对这本小书感兴趣，罗巧梅因势利导，教孩子念这本小书。小书的内容很简单，但罗巧梅一个字一个字的比划着念，教了三个多月。“她一直在我们这里学到7岁多，我们就这么一点点的教，等到后面离开中心的时候，她有了语言，生活也能自理了。”罗巧梅告诉记者。

“日常生活的一个细节，

我们都要教很久。”罗巧梅说，孤独症的孩子，就连一个简单的洗手都要学习很久，“我们会把流程分解开来，反复地教——怎么扭开水龙头，怎么伸手……而且教的过程中，这个流程不能变化，一旦有变化，哪怕是扭开的水龙头换成是转开的，他们也不会洗了。”

从事康复工作13年的张小莉，也是孤独症康复科的康复教师。在这里，每位老师都带着5个孤独症孩子。针对每一个孩子的具体情况，老师们会制作具体细致的康复方案。

“比如说这个小朋友，他能说话，但有行为问题，那他有可能是视觉听觉敏感，可能要多安

排听觉方面的课程；那个小朋友语言不好，但行为方面没有问题，那我们可能需要多安排沟通方面的课程……”张小莉告诉记者。

今天上午来上课的，是3岁多的孩子壮壮（化名）。张小莉说，壮壮的语言理解能力较差，发音器官协调不足，现在主要对他进行口部运动治疗，“通过对下颌、唇和舌部的训练，提高他口部构音器官的灵活性、稳定性和协调性。”比如让他通过咀嚼动作来提高下颌运动能力，通过吹纸张、吹泡泡来提高圆唇运动能力。壮壮特别爱吃棒棒糖，张小莉就让他通过舔棒棒糖的动作，来加强唇、舌的灵活性等。（下转05版）



扫一扫，转发分享